

移民视角下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流变*

白洁 李洁

内容提要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俄罗斯人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得以形成和发展,其在经历了沙俄时期的萌生到苏联时期的迅速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生活诸方面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的迁离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去俄罗斯化”^①,使得“俄语文化空间”被压缩。然而,苏联时期已然形成于乌兹别克斯坦行政、教育、工业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有其内在的惯性及“再生产”能力。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流转于俄乌之间的规模性劳务移民又成为再次联结“俄语文化空间”的重要载体,不但成为“俄语文化空间”生产者,也刺激了“俄语文化空间”从城市向乡村扩散。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乌兹别克斯坦“去俄罗斯化”实践出现调整,为“俄语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提供了新的可能。透视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流变,有助于探索中亚国家相关演进历程。

关键词 乌兹别克斯坦 移民 “俄语文化空间” 流变

引言

“俄语文化空间”(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这一表述在俄语文献中与“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②紧密相关又有明显的区别。“俄罗斯世界”的内涵经历了长时期的演进,尚无明确定论。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世界”是沙俄国策中的核心概念,“弥赛亚”^③使命就是建设“俄罗斯世界”的力量源泉之一。苏联时期,由于联盟内部人口流动加剧,形成了基于“中心-边缘”视角的“俄罗斯世界”,其内涵几乎等同于“俄罗斯及海外俄罗斯人群体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世界”指使用俄语和用俄语思考的群体组成的网络结构。俄语成为这一概念中的核心要素,基于俄语语言思维和交际人文资源的文化、智力、人力和组织潜力成为俄罗斯通往现代化道路的工具。^④之后,“俄罗斯世界”得到语言文化、地缘政治、经济、文明共同体等视角的不同阐释。现如今“俄罗斯世界”已演变为俄罗斯对内建构民族-国家,对外以“超国家文化共同

* 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去俄罗斯化”(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是指将俄罗斯人或者是俄语为母语的其他民族的人、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从某个特定人群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排挤出去或者边缘化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去俄罗斯化”一词从未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任何的官方文件中。本文所用的“去俄罗斯化”与国内外学界对中亚国家“去俄罗斯化”的实践行为所作的总结性术语保持一致。

② “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这一概念自2000年以来一直被普京引用,近十年来已被纳入俄罗斯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俄罗斯世界”的意义已辐射到全球,衍生出多个与之相关的项目(如2007年成立“俄罗斯世界”基金会),试图联络全世界所有俄语居民,并将对象扩大至所有俄罗斯文化的认同者。转引自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弥赛亚”(Мессиянизм)在基督教和东正教中意指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第四个将不再有”的说法从宗教和政治层面为俄罗斯对内整合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合法性。经过数百年来演变,“弥赛亚意识”早已超出最初的宗教和政治范畴,成为一整套理论和观念,进入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核。

④ “Русский мир и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усское”, http://old.russ.ru/politics/meta/20000302_schedr.html.

体”的形式影响“国际关系”(“近邻国家”和“远邻同胞”)的实践工具。B. A. 季什科夫指出,“‘俄罗斯世界’已经在形态和意义上发生了转变,它既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网络平台,也成了国家政策实施和国际关系运转的一部分”^①。张严峻认为,“俄罗斯世界”在进入俄罗斯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之后也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即一方面强调概念中的族群、宗教和文化因素,另一方面所设想的文化共同体却具有“超民族”“跨地域”的特性。^②因此“俄罗斯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如今的俄罗斯驾驭,以何种名义驾驭,成为俄罗斯难以自证的命题。

在“俄罗斯世界”的概念演进中,逐渐生成了与强调语言要素相关的“俄语文化空间”概念。“俄语文化空间”是指涉及特殊文化规范、知识、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文化和语言空间,其中包括不同族群的社会行为者(不仅仅是俄罗斯人),以及(非)正规机构和主要基于俄语的社交网络。^③也有学者用这一概念专指俄语在社会生活具体使用中形成的信息交流空间。^④可见,俄语的使用是“俄语文化空间”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俄语文化空间”与“俄罗斯世界”有部分重合。但是,后者更富政治性色彩,所指向的主体除了俄语的应用能力还有对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的认同,甚至被限定在俄罗斯族这一族属范围之内。相较之下,“俄语文化空间”则关注语言使用本身,因并不限定主体的族属身份、文化认同而使概念指涉的主体范围要远远大于“俄罗斯世界”。同时,“俄语文化空间”还关注俄语使用的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其对于语言形态多样性的关注亦未被“俄罗斯世界”涉及。后苏联时代,“俄语文化空间”的发展变更是影响“俄罗斯世界”演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俄罗斯文化对其“近邻国家”和“远邻同胞”社会文化影响的直观体现。在“俄语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中,“空间”是关键词。对“空间”的阐释,既有列斐伏尔以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等三重性探讨空间生产的过程及相应的人的体验、感知与想象,也有布迪厄从关系互动角度对空间生产的本质追溯,即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总量、资本结构以及相应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动态化的“场域”,继而塑造并制约行动者内化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惯习”。B. A. 季什科夫则认为,空间的实质是其意义的多重性、空间本身以及其在人类影响下的变化。^⑤“文化空间”(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则是空间研究的焦点,它的出现是空间^⑥、时间、意义、交流四类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B. A. 季什科夫尤其强调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性,文化空间中“中心”与“边缘”的特性正是基于历史文化因素的累积和空间自身的“保守性”才得以形成,使得空间本身成为现代化资源。可见,居于以及流动于空间之中的人(或行动者)成为空间得以联结主客观世界的核心,行动者对空间的感知和流动于空间的行动本身共同塑造了空间的形态,对于文化空间形成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文化空间的生成、塑造中,移民作为其中的主体与文化载体,联结了不同时空,是不同文化空间得以互动的重要因素。

自18世纪初沙俄开始征服中亚直至苏联解体前后,中亚与俄罗斯之间的人口流动是促成中亚“俄语文化空间”得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基础。这一时期中亚的俄罗斯移民数量经历了由少到多再弱化的过程,伴以自2000年起中亚赴俄劳务移民稳中有升的趋势。本文以19世纪以来迁徙流动于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之间的移民为研究对象,以移民及其行动实践为载体,透视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流变,尝试以一国之语言文化空间流变呈现中亚国家相关演进历程的一致性。

① В. А. Тишков, “Русский мир: меняющиеся смыслы и стратеги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no. 7, 2007.

② 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Н. П. Космарская,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ки, параметр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no. 1, 2018.

④ Ю. Н. Цыряпкина,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и’”, *Днев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no. 33, 2017.

⑤ В. А. Тишков, “Культурный смысл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no. 1, 2004.

⑥ 此处指对地理空间的组织和利用。

一、“俄语文化空间”的载体——俄乌之间流徙的移民

18世纪初随着沙俄扩张,俄罗斯族开始向中亚地区迁移。在其迁徙史上,1926—1979年是俄罗斯族在中亚增速最快的时期,数量从253.8万增至931.3万,到1980年代末达到950余万人。至苏联解体前,中亚的俄罗斯族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65.4%)和乌兹别克斯坦(17.4%)。^①1979—1989年,除哈萨克斯坦外,中亚其他四国的俄罗斯族开始减少。1989—1999年中亚五国的俄罗斯族均明显减少,除土库曼斯坦相关统计数据不明,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数量下降了26%^②,乌兹别克斯坦下降了27%^③,吉尔吉斯斯坦下降了34.2%^④,塔吉克斯坦因内战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俄罗斯族数量下降了82.4%^⑤。俄罗斯族移民在中亚五国的消退,代之以另一番迁移的兴起。

自20世纪90年代末中亚国家纷纷独立至今,三十年间中亚的劳务移民^⑥形成了新的人口流动趋向。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中亚劳务移民输出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土耳其等国则成为主要接收国。其中,俄罗斯是中亚劳务移民的最大接收国,接收了约80%的中亚劳务移民。自200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受金融危机(2008)、乌克兰危机(2015)、新冠疫情(2020)的影响,中亚赴俄劳务移民整体上呈稳中有升的趋势。^⑦

(一) 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移民及其变动

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主要为苏联政府主导的人口迁移的结果,之后则以自发流入为主。农业集体化时期(1929—1936年)农业发达的乌兹别克斯坦接纳了78.6万^⑧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其中俄罗斯族约45万人(见图1),这成为19世纪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移民潮。在工业化时期(1933—1938年)和二战之后,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迁居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数量稳步增长。1959年人口普查时,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已超过100万,1979年其数量达到历史峰值的166.6万。从1989年起至2021年,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则减少了近100万。

下图图1可见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的人口数量发展变化脉络,显现为自1926年开始日益增加,至1979年达到峰值后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就俄罗斯族在乌兹别克斯坦总人口中的比重看,整体趋势亦为从增长至峰值再下降的趋势,而1950年代为占比最高的时期。上述比重与数量的峰值存在时段差异,主要与乌兹别克人高出生率有关,1990年代之后则与俄罗斯族的迁离有直接关系。

① 高永久:《中亚及新疆:历史学与民族学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70—173页。

②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Казахская ССР”,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89.php?reg=5;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том 1)*, Алматы, с. 9, 2000.

③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Узбекская ССР”,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89.php?reg=4; Институт “Открытое Общество”, *Этн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Ташкет, 2002, С.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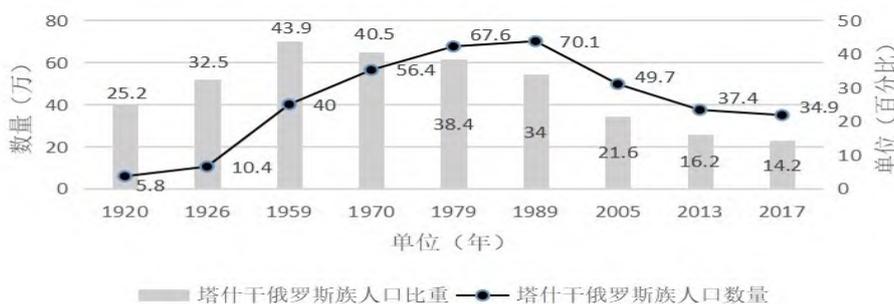
④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Киргизская ССР”,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89.php?reg=11; Итоги Перв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999 года, <http://www.stat.kg/stat.files/census.pdf>.

⑤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Таджикиская ССР”,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89.php?reg=12; М. Тульский, “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2000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зрастной, половой, семейный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оставы”, *Демоскоп Weekly*, no. 191–192, 2005.

⑥ 俄罗斯对“国际移民”的界定与《1997国际移民统计建议》相似,指因各种原因在非出生国以外的他国定居入籍、长期逗留(一年以上)、季节性或短期逗留(一年以下)的人,目前在俄罗斯的外国移民中定居和入籍的人很少,大多为务工和经商的劳务移民。(纪祥、郭晓琼:《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问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1期。)另,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国际移民包括长期移民(在非居住国居住12个月以上的人)和短期移民(在非居住国居住3—12月的人),本文涉及的俄罗斯族移民属于长期移民,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则属于短期移民。

⑦ 石丙如:《俄罗斯的中亚劳务移民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⑧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7页。

图1 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及比重变化^①图2 塔什干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及比重变化^②

俄罗斯人主要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一半以上聚集在塔什干市。^③由图2可见塔什干俄罗斯族人口的发展变更。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塔什干俄罗斯族占比维持在40%上下,1959年达到峰值43.9%,1980年代末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塔什干的乌兹别克族占比在1979年仅为36%^④,直至1989年才超过俄罗斯族达到44%^⑤。由同一时期塔什干俄罗斯族和乌兹别克族的人口比重对比,可见俄罗斯族在塔什干的聚集程度。从数量上看,1980年代末前,塔什干的俄罗斯族数量不断增长并达到峰值70.1万,此后开始下降。

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如工程技术、行政管理、教师、文艺、科研等工作。

① 1926—1989年数据来自苏联人口普查,2000—2021年数据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https://stat.uz/ru/>。

② 1920—2017年数据来自: Институт “Открытое Общество”, *Этн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Ташкент, 2002, С. 189.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26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регионам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26.php?reg=2464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59 года. Городское и сель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областей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 (кроме РСФСР) по пол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resp_nac_59.php?reg=40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70 года. Городское и сель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областей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 (кроме РСФСР) по пол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resp_nac_70.php?reg=40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79 года. Городское и сель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областей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 (кроме РСФСР) по пол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resp_nac_79.php?reg=44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городского и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областей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 по пол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resp_nac_89.php?reg=40。

③ Г. Ю. Ситнянский, В. И. Бушков, *Миг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шлое,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М.: 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РАН, 2016, С. 56。

④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79 года. Городское и сель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областей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 (кроме РСФСР) по пол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resp_nac_79.php?reg=44。

⑤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городского и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областей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 по пол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resp_nac_89.php?reg=40。

在苏联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下,他们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核心群体。俄罗斯族的迁入及迁出,对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及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流动于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兹别克人

迁转于中亚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兹别克人自苏联时期已有,此类迁移主要由国家主导以应对苏联的阶段性劳动力需求,主要是参与俄罗斯国有农场建设以及各类设施建设。1990年代后期,伴随俄罗斯族迁离中亚的高峰,包括乌兹别克人在内的中亚本地居民赴俄的劳务移民开始显著增长,到2000年以后成为后苏联空间中人口流动的显著特征。

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亚每年输出劳务移民230万—450万,占中亚劳动力总数的10%—15%。^① 根据2005年底的统计数据,当年俄罗斯有180万—350万的劳务移民来自中亚国家,其中90%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而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中亚国家则因普遍较高的生育率引起劳动力过剩,与此同时,中亚国家普遍发展水平低于俄罗斯,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就劳动力结构和国家发展水平而言,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形成“互补型”结构,俄罗斯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优先引进独联体国家的劳动力。以上构成了中亚赴俄劳务移民的背景。

乌兹别克斯坦赴俄劳务移民的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增加,2000年以来上升趋势更为显著。据统计,2010—2015年间,乌兹别克斯坦每年约有133万—210万劳务人口赴俄,2013—2014年达到峰值,约260万人,当年从俄罗斯寄回乌兹别克斯坦的汇款也达到2000年以来的峰值,约65亿美元。据俄罗斯内务部移民局统计,2019年有480万乌兹别克人进入俄罗斯,其中劳务人员达到210万人。^③

图3 入境俄罗斯的中亚国家移民数据(2000—2020年)^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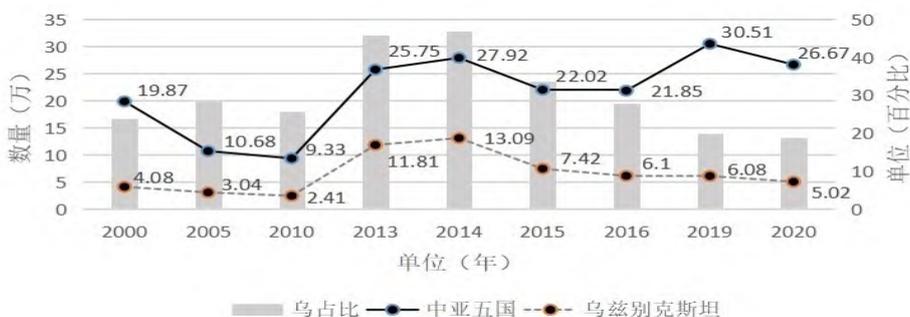


图3为当年入境俄罗斯的中亚五国移民总量与乌兹别克斯坦移民数量,不包括临时移民。相关研究显示,2003年前后中亚赴俄劳务移民(主体民族为主)开始呈现规模化特征。^⑤ 可推断,2003年之前中亚各国仍有相当数量的非劳务移民(非主体民族)迁出中亚各国(参考图1)。2003年之

^① Т. Д. Чеховских,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Россию: проблемы и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журнал*, no. 4, 2019.

^② К. Боришполец, А. Бабаджанов, “Миграционные риск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МГИМО (У) МИД России*, no. 2 (22), 2007.

^③ А. А. Маматханов, “Вопросы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Узбекистан”,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Г. В. Плеханова*, no. 4(112), 2020.

^④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https://rosstat.gov.ru/>.

^⑤ О. Брусина, “Мигранты из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России: этапы и причины приезда, социальные тип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иаспор”,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no. 2, 2008.

后,入境俄罗斯的中亚国家移民除个别年份受到影响外,总体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入境俄罗斯的移民数量在中亚五国中的占比于2013—2014年达到顶点。

涉及入俄的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包括临时移民)数据,如图4所现,同样也反映出2014年前后达到峰值。这是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得以复苏,吸引劳务移民入境的反映。2014—2019年间,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务移民始终维持在200万左右。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劳务移民数量明显呈下降趋势,但已在2022年呈现上升趋势。

图4 入境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数据^①(2012—2022年)



流动于俄乌之间的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以只有小学或中学学历的农村青年人为主,大部分人只能听懂日常使用的俄语词汇,近20%的劳务移民对俄语一无所知^②,这一语言状况与后文探讨的后苏联时代“俄语文化空间”的压缩有关。尽管如此,俄乌之间巨大的工资水平差是刺激乌兹别克人赴俄务工的最重要动力,大部分劳务移民在俄罗斯有亲戚或朋友,习惯于生活在宗族群体中的乌兹别克人得以通过家庭关系、私人关系等社会网络在俄罗斯就业,血缘关系在移民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劳务移民迅速融入“原有”集体并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提供了关系网络保障。劳务移民群体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中,投身建筑、交通运输、农业等行业,但极少能定居俄罗斯,约一半比例的劳务移民长期往返于俄乌之间。^④可见,该群体的特征、迁移实践与分布,与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移民特征形成鲜明对比。赴俄劳务移民的大规模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反向”维持了苏联时期俄乌之间人口流动的传统,并成为“俄语文化空间”在乌兹别克斯坦再生产的动力之一。

二、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发展

俄语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移民而言,是族群身份的象征,更是政治权利的体现。沙俄时期,对于中亚地区的俄罗斯族上层统治者而言,俄语代表着权力和地位,对于下层的普通俄罗斯族移民而言,俄语和东正教是联结祖国俄罗斯族情感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弥赛亚”使命感使俄罗斯族对自身语言文化持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苏联时期延续,并成为中亚的俄罗斯族很少

^①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内务部, <http://services.fms.gov.ru/>。

^② Н. С. Зимов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адаптация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из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России”, *Mi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 1, 2017.

^③ Е. Б. Бедрина, К. А. Шаболина, *Мотивы иммигр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и миграци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Урала: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ых столов III Уральского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участием*,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УрО РАН, 2012, С. 310 – 316.

^④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Возврат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одходы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ты: 2020, С. 116.

学会当地语言的原因之一。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使得俄语在中亚成为绝对主导的语言,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关键领域渗入中亚,其具有的“象征性权力”使得中亚的俄罗斯移民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从沙俄时期到苏联时期,随着俄罗斯族的迁入,“俄语文化空间”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形成并日益发展。从移民聚集的地理空间而言,城市是俄罗斯族最为集中的区域。即使是当初以农业移民身份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也并没有长期定居在农村,至苏联时期,一部分人迁离乌兹别克斯坦,一部分人则迁居城市,仅少数人继续生活在农村。塔什干市是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分布最集中的城市,此外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费尔干纳作为继塔什干之后的大型城市,自苏联时期至今亦为俄罗斯族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总体上,20世纪2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人口数量稳步上升时期,塔什干市俄罗斯族的比例在此期间维持在40%左右(见图2)。因此,作为文化载体的俄罗斯族在城市创造的“俄语文化空间”在这一时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从俄罗斯族移民的身份及文化效应看,沙俄时期中亚的俄罗斯族移民主要是哥萨克人、退役军人和数量不多的农民,对“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注入了最初的力量,但因规模不大而未能形成显著影响。随着苏联政权覆盖中亚,俄罗斯族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担任重要职位,至苏联工业化建设时期又有大量俄罗斯族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教师迁至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遂逐渐在教育、工业生产和行政体系中全面辐射。

(一) 教育体系的“俄语文化空间”

19世纪70年代俄语教学已在中亚开展。沙俄自1880年代开始在所谓“俄属土耳其斯坦”建立俄语-突厥语学校(中小学),为了吸引当地人入学,俄语-突厥语学校教授伊斯兰教知识,并用俄语教授所有其他课程。据统计,1886年“俄属土耳其斯坦”开设了14所俄语-突厥语学校,到1895年这样的学校在中亚地区已达167所,共有学生6000多名。^①因师资数量、教材、课时等因素制约,这一时期俄语教学未达到很好的效果。尽管如此,俄语学校的建立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奠定了早期基础。

十月革命后直至苏联解体前,乌兹别克斯坦教育体系中“俄语文化空间”不断发展和扩大,成为影响“俄语文化空间”进入国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关键因素。教育系统的“俄语文化空间”发展主要受以下几项因素的影响:第一,苏联的扫盲运动。1919年《俄联邦人口扫盲法》在中亚推广,该法令规定,“8—50岁的所有不识字公民必须识字,学习俄语或民族语言,可选其一”。到1959年,中亚居民的文盲问题已基本解决。^②毫无疑问,扫盲运动对中亚各国“俄语文化空间”的发展创造了前提。第二,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经历了先“本土化”再到“俄语化”的转变^③。这一语言政策的转变,在乌兹别克斯坦教育系统中主要表现为教学语言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已建立广泛的中学教育体系,教学语言的使用涉及所有的地方语言。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324号决议^④,自1938年3月13日起,俄语成为苏维埃联盟各共和国所有学校的必修课。这一决议将俄语在整个苏联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提高至顶点,教学语言的统一化标志着“俄语文化空间”在中亚各

^① Г. М. Храпченков, В. Г. Храпченко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айнар», 1998, С. 69 - 71.

^② 王尚达、王文:《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评论和反思》,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6期。

^③ 吴敏:《回望与反思:苏联民族语言政策实效的当代价值》,载《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9期。

^④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ВКП(б) и СНК СССР «Об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 из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школ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и областей». 13 марта 1938 г.”, <http://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123876-postanovlenie-tsk-vkp-b-i-snk-sssr-ob-obязatelnom-izuchenii-russkogo-yazyka-v-shkolah-natsionalnyh-respublik-i-oblastey-13-marta-1938-g#mode/inspect/page/2/zoom/4>.

国教育系统的全方面生产自此展开。第三,文字书写系统的转变。自1939年起,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推行基里尔字母改革。在俄语成为必修课之后,文字书写系统的转变成为苏联继续提升俄语地位的又一重大举措,乌兹别克文在书写形式上的“俄罗斯化”,进一步促进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发展。

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教育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人才培养阶段。这一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由持续迁入的俄罗斯族和乌克兰俄语教师完成,自1946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的师范院校开始培养本土俄语教师,标志着“俄语文化空间”的生产主体发生转变。仅1950—1955年间,乌兹别克斯坦的师范院校培养了3844名大学俄语教师,而1959—1966年培养的本土俄语教师数量超过1.2万名。1979年为幼儿开设的俄语—乌兹别克语双语授课班的数量为1620个,涵盖幼儿38.5万人;1983年,双语班数量达3663个,覆盖幼儿62.8万人。^①此外,这一时期俄罗斯人还编纂了大量俄—乌词典,包括俄—乌科技术语系列词典等,出版了38种针对本地学生的俄语教材,印发总数超过200万册。^②上述可见,俄语教育在乌兹别克斯坦全面展开,其结果是当地出现了大量的“双语者”。20世纪70年代初,约14.5%的乌兹别克人掌握了俄乌双语^③,至1980年代末,约24%的乌兹别克人流利掌握俄乌双语^④。如果说,教材和字典的出版成为俄乌文化联结的物质基础,那么“双语者”就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扩展及再生产的“人力资本”。

(二) 工业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

在苏联的工业化建设中,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的工业中心。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经过前三个五年计划(1928—1942年),成为中亚的动力和机械工业基地,工业在共和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从1928年的19%增加到1937年的67.1%^⑤。工业化进程最初是通过吸引大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熟练工人实现的,他们不仅精通工业技术,同时也精通标准化的技术语言——俄语。在工业化进程中(1933—1938年),到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企业工作的俄罗斯族工人和专家人数达9.43万人,^⑥这批俄罗斯族的到来,一方面造就了中亚一批工业移民城市的兴起,同时也造就了工业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就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其发展契机源于二战,战争期间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苏联的大后方,苏联中、西部企业中有104个迁至乌兹别克斯坦^⑦,安格连、阿尔马雷克等城市逐渐发展起来。以安格连为例,1959年迁入安格连的俄罗斯人和鞑靼人比例超过该市人口总数的60%,乌兹别克人则仅占15.7%。^⑧在这一时期的中亚各国,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工业生产领域占绝对比重,本地工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人总数

① Н. А. Мустафае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ах советског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30 - 80 - е гг. XX ве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тнология*, Т. 6, no. 2, 2021.

② Г. М. Храпченков, В. Г. Храпченко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айнар», 1998, С. 69 - 71.

③ Р. Назаров, В. Алиева, Ж. Юнусо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Узбекистане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транах СНГ и Балтии*, М.: Наука, 2007, С. 170 - 175.

④ В. А. Бодыров, *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90, С. 37.

⑤ 马大正、冯锡:《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⑥ “Народ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Русские”, https://mg.uz/publish/doc/text56090_narody_uzbekistana_russkie.

⑦ 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卫国战争时期的乌兹别克共和国(1941—1945)》第一卷,1981年,第68页。

⑧ Ю. Н. Цыряпкина, “Ро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ходе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Ташкент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Казанская наука*, no. 6, 2015.

中的比重远远低于俄罗斯族移民,1970年代前从未超过一半。^①由此,俄语普遍使用于工业生产空间,由技术、工业化带动的语言标准化塑造了乌兹别克斯坦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俄语化”。工业化进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从业人数显著增加,同1913年相比,1990年工业从业人数从1.8万增加到400多万。^②据图1数据可知,此增量中的绝大部分为乌兹别克斯坦本地居民,这也意味着乌兹别克人与俄罗斯族工人朝夕相处,并在工作中持续使用俄语。

可见,在1970年代前,俄罗斯族是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体系中的主导力量,也是该体系中俄语文化空间的主要生产者;1970年代后,乌兹别克斯坦本地工人数量不断增加,该群体在学习工程技术过程中学习和使用俄语,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体系中“俄语文化空间”的第二生产者。

(三)行政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

20世纪3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费族拉·霍贾耶夫和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克马利·伊克拉莫夫遭到清洗,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亚其他几国,造成中亚各共和国干部短缺,于是苏共中央和政府紧急启用了一大批年轻人填补空缺,同时也调配了许多俄罗斯族青年干部担负领导工作。^③以后,中亚各共和国的第二书记均为俄罗斯族,作为苏共中央在各共和国的代表,人选基本上由苏共中央直接指派,很少由当地人担任。1970年代前,这些俄罗斯族在很大程度上比由当地主体民族担任的第一书记更有权力。此外,在共产党中央局和书记当中,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比例通常更高。^④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语文化在乌兹别克斯坦党政空间中的地位,并对其他各个行业和领域中的人事任命产生了示范性影响,即人事政策虽未对俄语水平作出明确要求,但实际已默认了干部人选必须具备熟练使用俄语的能力。

1979年5月,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塔什干召开“作为苏联人民友谊与合作语言的俄语”全苏科学实践会议,会议决定将加强俄语在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地位。此次会议极大推进了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传播和使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1989年人口普查时,乌兹别克人流利掌握俄语的比例相较1970年增加了10%,超过1300万乌兹别克人不同程度地掌握俄语(约70%—80%的城市居民和约40%的农村居民)。^⑤可以说,“俄语文化空间”至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⑥,这与苏联的民族政策、语言政策对于俄语发展的全面支持有紧密关系。

总之,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迁入的俄罗斯族有关,还与教育政策、干部政策影响下乌兹别克人学习使用俄语的空间扩展有关,这是苏联政治及俄罗斯族移民的一个延伸影响。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的行政体系为“俄语文化空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工业体系为之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平台,教育体系则贡献了最广泛的人员基础。就“俄语文化空间”的生产过程而言,教育、工业、行政体系分别对应着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经济、政治领域俄语文化空间再生产的关键领域,三者相互促进并相互影响,从不同领域形塑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

还需明确的是,基于苏联在干部政策、语言教育政策中对俄罗斯族的倾斜,行政体系中“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相较于其他两个体系更易于实现,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失去苏共中央的支撑,这一体系及其内部的“俄语文化空间”更易消解。而教育和工业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更多地联结了

① 高永久:《中亚及新疆:历史学与民族学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② 孙壮志、苏畅、吴宏伟:《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8页。

③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④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7页。

⑤ A. Л. Арефье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 – XXI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Центр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и маркетинга, 2012, С. 120.

⑥ A. Л. Арефье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 – XXI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Центр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и маркетинга, 2012, С. 119.

俄罗斯族与乌兹别克人的生计,以及对后代的培养。其中教育体系的空间生产尤其重要,苏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教育体系中投入了更多的再生力量,利用俄语这一关键因素建立了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使得教育体系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得以再生产的最大遗产,教育体系之中培养的人才不可避免地成为“俄语文化空间”的载体和再生产者。因此,在上述三类体系的空间生产中,教育体系是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形成、发展及再生产的最重要因素。

三、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压缩

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改革”的道路上试图甩掉中亚这个包袱。中亚之所以成为包袱,从经济角度看,中亚国家约1/3的财政预算需从中央财政补贴来获得。^①1980年代末,中亚国家所获补贴数额高达500亿美元。^②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莫斯科认为中亚离俄罗斯太远,属于伊斯兰世界、发展中国家,无法成为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有利因素。因此,中亚在莫斯科的政策中开始被“疏远”。与此同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明显变化,民族主义情绪“自下而上”地抬头,俄罗斯族感觉到威信下降,并被逐渐地排挤出管理领域。^③上述二者构成了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逐渐压缩的背景。

(一) 俄罗斯族的迁离

20世纪80年代末,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开始收缩,直接原因是俄罗斯族的迁离。这一时期俄罗斯族之所以迁离,主要是与当地居民之间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竞争加剧。这一点在农村表现为对土地和水的争夺,城市则更多表现在升迁、就业和教育等方面。苏联于1920年代提出的“在地化”运动在这一时期重新获得了支持,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当地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多。至1980年代末,在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和地区一级权力机关中,俄罗斯族只担任了一些次要的职务,且很少能得到提拔。^④高等教育政策也向本地居民倾斜,俄罗斯族无法享受与之相同的优惠。其次,族际关系紧张。一个极端的事例是1989年“费尔干纳”种族屠杀事件,一些俄罗斯族也成为被施暴的目标。1980年代初塔什干只有15%的俄罗斯族想要离开,至1990年代初比例达到40%。^⑤乌兹别克斯坦在1989年、1995年的《语言法》中规定乌兹别克语为国语,俄语丧失了法律上的地位,而俄罗斯族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约4.5%)^⑥掌握了乌兹别克语,使得绝大部分俄罗斯族的处境更加艰难。最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形势恶化。俄罗斯族迁出的高峰时期并非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时,而是1996—2003年,这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有直接关系。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体系全方面断裂,原有苏联体系内的市场成为国际市场,关税、物流等问题无法迅速解决。工业迅速衰落导致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工业技术人员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难以维持生活;这一时期俄罗斯则在普京的领导下开始大跨步的工业体系建设,急需大量工业技术人才,这对居住在中亚的俄罗斯族工业技术人才来说是很好的选择。^⑦以上可见,生存竞争加剧、族际关系紧张、经济形势恶化、俄语地位不断下降是促使俄罗斯族纷纷离开乌兹别克斯坦的推力,而俄罗斯经济的复兴、对技术人才的强烈需求则是俄罗斯族返迁的拉力。俄罗斯族的迁

① G. Sitniansky, “Kyrgyzia: Independence Gained, What Next?”, *Asia and Africa Today*, no. 6, 1995, p. 9.

② S. Mamie, E. Whitlock, “Central Asi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RFFJRL Research Report*, vol. 2, no. 14, 1993.

③ [俄]O. И. 布鲁西娜著,高永久、韩莉、徐亚清译:《中亚的斯拉夫人》,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④ [俄]O. И. 布鲁西娜著,高永久、韩莉、徐亚清译:《中亚的斯拉夫人》,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⑤ B. A. Islamov,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in Independent States of Central Asia”, *Osaka*, 1998. p. 10.

⑥ [俄]O. И. 布鲁西娜著,高永久、韩莉、徐亚清译:《中亚的斯拉夫人》,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⑦ “Русский реверс дл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https://vesti.uz/russkij-revers-dlya-uzbekistana/>.

离,直接导致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文化载体数量缩减,1979—2021年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减少了约95万人(图1),即56.7%的俄罗斯族迁离了乌兹别克斯坦。

(二)“去俄罗斯化”的实施

“俄语文化空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压缩,另一直接原因在于“去俄罗斯化”的实施。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被提上日程,开端则为彰显民族独立性的“去俄罗斯化”运动。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去俄罗斯化”政策比较激进的代表,从语言政策到行政改革,从修改历史教科书到推倒卫国战争英雄纪念碑,无不体现着“去俄罗斯化”的决心。“去俄罗斯化”的推行,使得乌兹别克斯坦行政、教育、工业体系中“俄语文化空间”显著压缩。首先,俄罗斯族不再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乌兹别克斯坦对国家干部任命增加了语言要求,即必须掌握乌兹别克语,这与苏联时期对干部任命中潜在要求干部掌握俄语恰好相反。1995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有40%的俄罗斯族,而当下乌兹别克斯坦议会的多数党——人民民主党中俄罗斯族仅占4%。乌兹别克斯坦议会的12名委员会主席中,并无俄罗斯族。^①其次,俄语学校大量减少。2005年塔什干315所中学中,有165所使用乌兹别克语教学,53所使用俄语,除其他授课语言外,99所使用乌俄双语。^②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2022学年约85.5%的中小学生在乌兹别克语教学的学校学习,仅10.2%的学生在俄语教学的学校学习。^③尽管在双语学校中提供俄语和乌兹别克语两种语言教学,但除塔什干之外,各州均受到俄语学校数量和教学质量限制的影响,更多学生选择乌兹别克语学校。如前所述,教育体系是“俄语文化空间”生产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教育体系中俄语教育迅速缩减,与之相应的则为“俄语文化空间”所涉及广泛人员基础的极大萎缩。再次,文字“拉丁化”改革。1993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实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乌兹别克字母表的法令》,试图以文字“拉丁化”改革消除俄语文化的影响。独立30年以来,为顺利有效地推广拉丁字母,乌兹别克文拉丁字母表进行了5个版本的修改。虽然“拉丁化”改革成效迟迟未达到最初设定的目标,出现两种书写系统并行的情况,但是公共空间中的标志、居民身份证明、官方机构的门牌、乌兹别克语教学的中小学教科书都已基本过渡至拉丁字母书写系统。尤其明显作用于独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已经能普遍用拉丁字母进行书写和阅读。这证明,文字书写系统中的“去俄罗斯化”已达到一定成效,也反映出“俄语文化空间”在乌兹别克斯坦消解的一个面向。

总之,关于“俄语文化空间”的压缩,俄罗斯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数量和比重自1989年以来持续下降,是“俄语文化空间”消解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体现。“去俄罗斯化”政策的实施,既是促使俄罗斯族迁离的因素之一,又是从行政、教育、文字书写系统瓦解“俄语文化空间”的主导力量。乌兹别克斯坦农村地区俄语使用逐渐消失,劳务移民的俄语水平低下就是证明。“俄语文化空间”的快速消解一定程度上对族际交往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使用各自民族语言难以有效交流,乌兹别克族也无法完全听懂卡拉卡尔帕克族语言。

四、后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再生产

在上述“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发展、消解过程中,行政体系是一个“内向型”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可由国家控制的封闭性体系,其中的语言文化空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因而,在独

^① A. Kortunov, S. Lounev, *Ethnic Challenges Beyond Borders: Chinese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 of the Central Asian Conundrum* (St. Antony's Series) // *Russia and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 93 - 111.

^② Р. Назаров, В. Алиева, Ж. Юнусо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Узбекистане*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транах СНГ и Балт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7, С. 170 - 175.

^③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局委员会, https://stat.uz/images/umumtlim-rus-30_03_2022.pdf.

立后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这一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能够被最大限度地消解。相比之下,教育体系、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属于“外向型”的开放性体系,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城市的建设、现代教育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引入,就是基于历史上“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而得以发展的,未来这些体系自身的“开放性”也将自然地联结外部文化空间。在此过程中,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俄语文化空间”无疑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也成为促使其“再生产”的内在动力之一。

(一)“俄语文化空间”的惯性

上述“俄语文化空间”消解的另一面,则是其仍以“自我生产”的方式继续在各类空间体系存在着,这无疑是文化主体间性的体现。

在独立 25 年后,乌兹别克斯坦大约 30%—40% 的城市公共场所的交流,乌兹别克人和“欧洲人”之间,以及乌兹别克人之间,依旧使用俄语进行。教育空间则与苏联时期一样,首都大学讲俄语的学生人数较多,且主要与精密科学和技术学科教学相关。^①

1991 年后,虽然中亚各国优先发展本民族语言,但是将俄语从经济生产生活中排挤出去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正是通过俄语,各国才继承了苏联留在各共和国的经济资源。实际上,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工业生产发展缓慢,仅汽车制造业得到新发展,1996 年在安集延州的阿萨卡投入运营了第一条现代汽车生产线——乌韩合资企业,其他工业和基础设施均是在苏联时期的基础上运行,而相关科技和现代化领域使用的均为俄语。

苏联时期建设的所有工业城市,如纳沃伊、阿尔马雷克、奇尔奇克、安格连等,在生产领域中均广泛使用俄语,而这个趋势并不总与俄罗斯族的比重相对应。据 2015 年统计,俄罗斯族在安格连的人口占比仅为 2.1%,而 1989 年苏联人口普查数据中俄罗斯族在安格连的占比为 31.4%^②,两条数据在人口数量及占比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俄罗斯族人口在安格连的较大差别,尽管如此,安格连市民交际中俄语始终是仅次于乌兹别克语的最广泛使用语言。

在国家公务机构、银行、公司的招聘中,俄语能力依然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尤其是在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大城市中,俄语是重要的工作语言。在田野调查中,很多乌兹别克斯坦居民坦言,不会讲俄语就无法工作。比如在马哈拉工作的公务员,在为居民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时,遇见不会讲乌兹别克语的居民(或租客、游客等)时需用俄语。上述情形还涉及各类机构的雇员。因此,这就涉及当地“双语者”在工作实践中的语言选择,与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使用族群(塔吉克族、鞑靼族、朝鲜族、哈萨克族等)相关。对于外国投资者、游客、学生而言,乌兹别克斯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俄语国家,这些人群的行为实践大多基于俄语展开。

上述可见语言的延续影响,与前述文化空间形成发展中的政策、教育、职业发展等场域的俄语影响力有关,即使苏联解体后,这些空间的俄语影响力亦未迅速消退。同时,区域形势中俄语的影响,也决定了俄语使用的持续性。

(二)俄语的“在地化”

“在地化”与“本地化”“本土化”的释义相当,指代一套话语体系进入地方社会之后的调适,及背后所体现的主体间性。俄语的“在地化”,主要表现为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当地俄语中,出现了来自乌兹别克语的借词现象,一般表示该地区特有的现象和物体,或者与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惯用词语和表达方式有关。与此同时,俄语和乌兹别克语出现了“混合”的

^① Н. П. Космарская.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ки, параметр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no. 1, 2018.

^② Ю. Н. Цыряпкина, “Ро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ходу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Ташкент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Казанская наука*, no. 6, 2015.

现象。如,乌兹别克语中的名词在俄语中被改造为动词,或者俄语动词被置于当地惯用的名词之前成为动词词组,以及在乌兹别克语单词之后增加俄语中用于指小表爱的后缀。表1列举了部分借词和混合词现象。

表1 俄语借用乌兹别克语的词汇

语言形式 语言现象	俄语形式	“在地化”形式
借用	чашка (无柄茶杯)	пиала
	купаться в реке (洗澡)	купаться в саю
	сливки (酸奶油)	каймак
	кислое молоко (酸奶)	катык
	пирожки (馅饼)	самса \ пегодя

表2 俄语与乌兹别克语的混合^①

语言形式 语言现象	俄语形式	乌兹别克语形式	“在地化”形式
混合	сделать покупки (购物)	бозоркилмок	сделать базар базарить
	закинуть деньги на пайнет (手机充值)	пайнет	сделать пайнет
	моя девочка \ дочь (我的女儿)	кызым	кызымка

上述词汇在乌兹别克斯坦居民的口语中已很常见。^②可见,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构成在地方使用中出现了变化,借用乌兹别克语翻译的地方性菜名、物体、日常生活用语等进入俄语词汇中。这也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在俄罗斯族离去之后成为一个自我运行的生产空间,地方性要素介入俄语的“在地化”中。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载体,是乌兹别克人,并不完全需要俄罗斯族的“支持”。

(三) 劳务移民与“俄语文化空间”的再联结

如果说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前“俄语文化空间”的缔造者更多为俄罗斯族移民,那么在独立之后,赴俄的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就成为这一文化空间的再联结者和再生生产者。

劳务移民之所以成为重要的载体,源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在俄乌两国之间的流动性强。约一半移民数月或1年左右返回乌兹别克斯坦,1/3的人长期往返于俄乌两地。^③可见,季节性流动是赴俄劳务移民的主要类型。其次,中亚各国普遍缺乏移民重新融入、回国再适应以及开发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各类举措。劳务移民在俄罗斯获得的大部分劳务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家庭住房及举办婚礼等,因回国之后很难找到工资水平相当的工作,物质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明显提升,因而许多移民不得不再次外出务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务移民的高流动性。再

^① 为显示混合形式,乌兹别克文以基里尔字母书写。

^② Ю. Н. Цыряпкина,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и’”, *Днев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no. 33, 2017.

^③ “Мигрант с натуры”,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380376?ysclid=lap2ek6nyq943215423>.

者,劳务移民的俄语水平得到一定程度地提升,这有助于劳务本身。一方面,根据俄罗斯联邦 412 - Ф3 号法律,入境移民需要通过测试才能拿到各类居留证明,测试内容包括俄语知识(词汇、语法、阅读、听力)、俄罗斯历史、俄罗斯联邦法律基础。就申请劳务特殊许可证而言,要求移民能够正确理解听到的信息、阅读社会生活或者社会文化领域的文章,其中包括工作聘任的主题,与警察局、政府机构和诊疗机构的主题。^① 对于达不到测试要求的劳务人员,俄罗斯向其提供免费的俄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另一方面,作为劳务移民输出国,乌兹别克斯坦也为有效输出劳务移民而加强了相关培训。自 2020 年起,乌兹别克斯坦就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世界技能大赛俄罗斯联盟及其他教育机构建立合作,为在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公民提供职业和俄语培训,为海外劳务移民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② 最后,劳务移民的行为模式日趋“欧化”。赴俄罗斯从事劳务的乌兹别克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触欧洲的价值观。据 2015 年安格连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曾为劳务移民的驾车者开始在不受监管的人行横道上给行人让路^③,显示了劳务移民在俄罗斯期间所受区域文化的影响。

总之,数量庞大的劳务移民往返于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伴随劳务时间的增长、从事岗位的稳定或是向上流动,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和语言特征的累积影响日益显著地发挥着影响力,使得劳务移民本身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力量。

(四) 城乡人口流动与“俄语文化空间”再扩散

城市化水平整体低下是中亚国家面临的共同状况,由于区域发展严重失衡,首都和个别大城市的建设水平、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远远优于农村地区,刺激了城乡人口流动。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包括塔什干市)在 2019 年之后取消了对外地人员的登记限制,成为吸引农村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作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中心地带,在流动人口流入、不断熟悉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塔什干的“俄语文化空间”得到了额外的增长。^④

促使“俄语文化空间”再生产的力量,不仅仅限于跨国劳务输出中的文化输入对劳务移民群体的影响,还在于当劳务移民返回乌兹别克斯坦后,该群体的体验与需求又作用于“俄语文化空间”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转。劳务移民带回的不仅是赚取的劳务收入,还有城市文化与语言技能。很多劳务移民在俄罗斯拥有大城市的生产生活体验后,获得了新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不愿再返回农村,而更倾向于在首都和大城市定居,从而直接刺激了乌兹别克斯坦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因此可以说,在跨国劳务移民影响之下,乌兹别克斯坦的城乡互动更加频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俄语文化空间”在互动之中得到巩固并扩散,尤其是流向农村区域。

(五) “去俄罗斯化”在实践中的调适

独立之初,乌兹别克斯坦为构建民族国家、凝聚民族精神,通过“去俄罗斯化”将“俄罗斯因素”塑造成“外部敌人”。然而,在卡里莫夫执政后期,尤其是 2005 年“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全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得以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得以缓和,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去俄罗斯化”

^① “Ф3 412: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8 декабря 2020 года № 412 - Ф3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15-1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migrantmedia.ru/migracionnoe-zakonodatelstvo-rf/fz-412-federalnyy-zakon-ot-8-dekabrya-2020-goda-412-fz-o-vnesenii-izmeneniy-v-statyu-15-1-federalnog/>.

^②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и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РФ планируется обучать профессиям и русскому”, <https://www.gazeta.uz/ru/2020/08/13/migrants/>.

^③ Ю. Н. Цыряпкина,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и’”, *Днев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no. 33, 2017.

^④ Н. П. Космарская,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ки, параметр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no. 1, 2018.

的进程。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之后,俄乌双边互动变得更加频繁。

在教育领域,俄乌两国进行了深度合作。2016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仅有3所俄罗斯大学的分校,至2022年,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在内的17个俄罗斯大学的分校设立。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资源缺乏的难题,也为当地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从而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获得新发展。与此同时,也对当地居民关于下一代的中小学语言教育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社会文化领域,米尔济约耶夫恢复了以“人民友谊”命名的塔什干地铁站、广场和宫殿;作为“人民友谊”象征的铁匠沙赫迈德·沙马赫穆多夫家庭纪念碑^①再次被放置在人民友谊宫门口;曾经被更改为“纪念日”的节日再次恢复为“胜利日”。此外,卡里莫夫时期并未公开谈论的许多话题当前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如,有公众提议承认并保留乌兹别克语基里尔字母书写系统,将拉丁文字书写系统作为第二书写系统。虽然在现实层面文字改革的步伐并未停止,但反映了民众层面的一些心声。

综上,“俄语文化空间”的产生与政治、历史因素密不可分,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存续与“再生产”,既与空间自身的“保守性”相关,表现为在塔什干等大型城市中,“俄语文化空间”已融入居民的生产、教育、生活之中,俄语“在地化”现象更是表明,该空间已经影响和塑造了居民本身,成为“惯习”;也与空间“中心”与“边缘”之间形成的现代化水平“势差”紧密相连,赴俄的劳务移民成为文化空间得以交流的载体,联结着“俄语文化空间”的“中心”与“边缘”,以及城市与乡村。“去俄罗斯化”在实践中的调适,既从社会现实需求层面正视了“俄语文化空间”在教育系统的重要意义,这将有助于历史上已有的俄语资源的再次重启和利用,又进一步调整了对“俄罗斯因素”的态度,使得其在社会文化空间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随着不同层面空间生产实践的持续推进,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将会长期存在,微观层面的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兹别克斯坦“去俄罗斯化”政策的调适,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既有俄语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俄罗斯对高水平劳务移民的需求。

五、结 语

沙俄时期俄罗斯族的迁入塑造了乌兹别克斯坦最初的“俄语文化空间”,苏联时期俄罗斯族的大规模、持续性迁入使得“俄语文化空间”得到极大扩展。以塔什干为主的地区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核心地带,教育体系、工业体系和行政体系成为“俄语文化空间”发展、扩充的主要领域,并日益影响着其他社会领域,“俄语文化空间”则逐渐发展至顶峰。直至苏联解体,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开始呈现回落之势,政治上与俄罗斯的分离、俄罗斯族的迁离、“去俄罗斯化”政策的实施直接压缩了这一文化空间,然而城市化进程、教育体系、工业体系的内在发展规律及开放性决定了深植于其中的“俄语文化空间”的存续。因此,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去俄罗斯化”的一系列举措下,上述体系内“俄语文化空间”始终具有存续及再生产的能力,此为“俄语文化空间”再生产的第一重动力。与此同时,流转于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大规模劳务移民再次联结了两个国家,作为载体的劳务移民的传承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得以再生产的第二重动力。进一步地,劳务移民的跨国劳务体验改变了群体认知及行为实践,进而刺激了乌兹别克斯坦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即推动了“俄语文化空间”从“核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流动,

^① 沙赫迈德·沙马赫穆多夫一家在二战期间为15名被疏散到塔什干的孤儿提供庇护,因而其事迹在苏联时期已被传颂,成为“人民友谊”的象征。

“俄语文化空间”在城乡之间的扩散,成为其再生产的第三重动力。“去俄罗斯化”在实践中的调适为“俄语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提供了国家话语层面上的支持,成为上述三重动力持续作用的后盾。

当我们关注“俄语文化空间”的主体时,无论是俄罗斯族移民,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跨国劳务移民,他们作为多元文化之间的联结者,在参与区域社会构成、文化延续的交互和叠加过程中,共同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如果说沙俄和苏联时期俄罗斯族移民在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一种与俄罗斯本土“平行时空”的纯正的“俄语文化空间”,那么在“俄语文化空间”形成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双语者”使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本土化”的变体,继而流动于俄乌之间的劳务移民再次塑造了“流动的”“非纯正”^①的变体。这就意味着,当俄罗斯族移民最初创建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后,该群体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者,乌兹别克人成为“生产”及“再生产”的主体。

最后需强调的是,语言是文化空间的核心,也是族群身份的要素。俄语与乌兹别克语之间的地位转换,是乌兹别克斯坦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强调民族身份与认同的重要抓手,是重新凝聚民心的重要体现。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对中亚文化的影响深远,迁转于两国之间的移民既是历史关系的延续,又与未来发展中的现代性动力紧密关联。对于俄罗斯而言,“俄语文化空间”蕴含的潜力或许会成为“俄罗斯世界”以更现实的方式存续的一项重要资源。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the arrival of Russians, the “Russi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has been formed and developed,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ll aspects of Uzbek social life by the end of the 1980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emergence during the Tsarist period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emigration of Russians and the “de-Russification” of Uzbekistan resulted in the compression of the “Russi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However, the “Russi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already form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systems of Uzbekistan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has its inherent inertia and capacity for “re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large-scale labor migration between Uzbekistan and Russ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vehicle to re-link the “Russi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not only reproducing the space, but also stimulating the spread of the space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in Uzbekistan. The adjustment of the practice of “de-Russification” after Mirziyoyev came to power has provided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Russi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in Uzbekistan. A perspectiv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ussia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in Uzbekistan is helpful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evolution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白洁, 博士研究生; 李洁, 教授,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 730000)

[责任编辑: 黄凌翅]

^① “非纯正”变体是指与大量的劳务移民的俄语习得并非经系统性学习,而是在日常交际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其发音中混杂方言口音,词汇中混合了部分地方词汇,缺乏语法规则等,这与标准俄语本身具有较明显差异。